

大家谈

# 批评家的胸襟应该是宽广的

■谢有顺

批评批评,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,然而,更重要的是,批评也是一种创造,它需要用心感受,用智慧去了解——失去了心、智慧和创造力,才是批评枯竭的原因。许多人以为,今日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,是缺乏锋芒和批判的品格,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批评家除了扮演“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”(斯威夫特语)这一角色之外,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。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,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——“寻美的批评”同样令人尊敬。

这方面,李健吾的批评写作堪称典范。他是我所特别推崇的批评大家,我在他的批评实践中,看到了一种雍容的话语风度:他的语言是温润的,他的感觉是细致而艺术的。他认为,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,也不苛责,“不诽谤,不攻讦,不应征”;维护批评尊严,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,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,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,要抱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。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:“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,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。”——“去发现事物的优点”,即为寻美的批评,这样的批评实践,无论对于救治一种文学的困局,还是对于尊重一种写作、维护一种批评的尊严,都更有建设性的意义。

溢美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通病,个中的原因,既有世情方面的无奈,也有批评家个人的人格局限。但是,如同过度的溢美是一种批评的失职,过度的苛责同样是一条危险的批评道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是越发觉出了李健吾所说的抱有谦逊和对话的批评态度,是多么的可贵。因着谦逊,你会变得宽广;因着对话,你在作品中会看到更多敞开的门。钱穆生前对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文学成就都评价很高,但他也指出,鲁迅后期,“卷入政治漩涡以后,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。实在已离开了文学上‘文德敬恕’的美德。”钱穆在这里用了一个词,“文德敬恕”(这个词,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),它说的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理应为敬与恕——谁都知道,这是很高的境界。虽不能至,然我心向往之。只是,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,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,成为勇敢的人,似乎唯有批判和战斗,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。很清楚,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,可以理解。可作为批评者,我们自己怎么看?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,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?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,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?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

握,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,而使自己变得狭窄、变得斤斤计较?

“文德敬恕”的传统,我想,同样是适合当代,适合文学批评的。而在读到“文德敬恕”一词之前,我曾经在《此时的事物》一书的“自序”中如此描述自己当前的写作心情:

我是越发地觉得人的生命是值得同情和饶恕的。因为对人类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了解,我的文字就多了些宽容和同情,有些人觉得,这样一来,锋芒就少了,可这也是心境的真实变化,合乎情理。诚如一个哲人所说,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,可同情的,你对人的过错,口里即便责备,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。他所犯的毛病,我也容易有。平心说,我仅是幸免而已。因此,我从来是推崇悔悟、自新的精神的,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省察和觉悟呢?人本来如此啊。

说了这段话不久,我于一个偶然的机会,在《羊城晚报》上看到了李敬泽的一个访谈。当李敬泽被问到当代批评界是否“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,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”、批评家是否已经“堕落”时,他的回答令人深思:

我想我们正在发展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,好像表现我们的“真诚”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毁坏,骂你是真诚的,夸你肯定是不真诚的,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?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,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,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,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。……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,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,简单地说,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,帮助它们留存下去。所以,批评家可能需要谦卑一点——不是对作家谦卑,而是对才华和创造采取谦卑的欣赏的态度。朗朗的钢琴弹得好,你只好对此谦卑,但如果按我们这里的逻辑,你只有冲他叫倒好才算本事才算“真诚”,这叫什么?这就是野蛮。

这是我所看到的极为清醒、睿智的批评家言辞之一。确实,当我们在哀叹一种批评的沦落的同时,是否也要反思“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”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?当我们开始反思、悔悟,也许会猛然觉得,我们固有的观念里,其实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——“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,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,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,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”;我们也许会想到,批评家除了“批评、指责乃至骂人”之外,还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职责——“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

创造,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”。有了这种基本认识,才能意识到李敬泽所说的“谦卑”,是多么难得的一种自我认识,因为唯有谦卑能够叫我们珍视才华和创造,从而避免使自己站在谦卑的反面——野蛮。

我渴望把自己从一种批评的困局里拯救出来。批评家的胸襟应该是宽广的,仁慈的,此外,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还应充分展现他的智慧、创造精神以及对人心的洞察力——我相信,这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更大的难度,它关乎批评精神的重建。由是观之,批评的贫乏,许多时候并非因为批评家缺乏道德的勇气,而恰恰在于缺乏批评的专业精神。

何谓批评的专业精神?过去大家习惯把它定义为一种学术积累,或者对文学作品作理论上阐发的能力,现在看来,这样的界定未免过于狭窄。如果我们承认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,那就意味着,独立的见解、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,比任何一种批评的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。我看到了太多的批评,在对作品进行僵死的解释,并发表毫无智慧的说教,这使得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丧失了对大多数批评文字的敬意。相反,我却常常在一些非文学批评专业的学者那里,读到精彩的文学见解,比如,哲学家牟宗三评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,国学大师钱穆评中国的散文和诗歌,还有当代学者朱学勤评王朔的小说,等等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只是偶尔涉足文学批评,但他们理解文学的能力,却不亚于任何的文学批评大家。

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对批评的设想:它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,更重要的是,批评者要有一种卓越的精神视力,以洞见文学世界中的人心秘密——文学发乎人心,也以解释人心的秘密为旨归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先贤们才说,学写作与学做人在精神底子上是一致的;而唯有创造出了通往人心的径直大道的文字,才是直抵根本的写作、直抵根本的学问。

## 作者简介:

谢有顺,文学博士。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导。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,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等。

## 文本解读

■邱明

# 沧海月明无尽美

——黄征辉散文印象

读黄征辉的散文,像烹一壶水仙,茶香氤氲,饮之,通体舒畅,细品,神清气爽,回味,丝丝缕缕,化绵幽思凌游太虚。

征辉散文之美在传神。尤以人物散文为最,有道是丹青难写是精神,他记人叙事状物,精气神无处不在。他的人物散文,几可当小说看。文中男女,形象鲜活,事件、环境、语言都带典型性,具备小说三要素,却无小说虚构铺张之嫌疑。生活之精妙本无需艺术的夸张放大,而在于审美情趣之发现,能将大千世界写得朴实如真即为好文章。征辉散文人物,通是儿时顽伴或身边极为熟悉之人,萦系心头,感怀其事,电光石火偶有触发,择其精妙,凝聚笔端。

征辉散文之美在隽永。信马由缰,欲写之物烂熟于胸,布局谋篇,行云流水,或急或缓,收放自如,数十年底蕴非一日之功。征辉散文的开头颇具特色,抓人眼球,悬念顿生,工于雕琢,剔透玲珑,譬如凤头扬冠亮嗓,啼鸣婉转,先声夺人。征辉散文的结尾干净利落,回味无穷,老辣精到,令人叹服。往往出乎意外,却在情理之中,宛似豹尾扑剪山林,空谷传声,余音袅袅。

征辉散文美在简约。叙事状物,不卖弄文采堆砌辞藻,征辉写的东西大多朴实无华,纵是游记一类的东西,他只写他懂得的掌故,不醉心引经据典显示博学,不沉溺全景描绘。他笔下的山川淡淡如水墨,街市空蒙似云烟,他只写置身其间之感受,只叙内中情与事。他伫立桥头,“古城未眠,灯火万家”“汀水流静,波影似鳞。”眼前,“一株又一株的桂花树,又缀满了淡淡的花蕊,香气袭人。”如此文字,简约明快,掩卷遐思,品味隽永。

征辉散文美在古韵。简约即美,简朴即古。古朴含蓄,文字干练,用意深远,韵味绵长。且看书名,《秋水如梦》《走月亮》《大美不言》《心灵故里》《沧海月明》《千里快哉风》;且看篇名,“西施雨”“青丝永定”“夜醉汀州”“拜瓷”“堤柳而今尚姓苏”;且看文字,“铺面毗连透迤,古风飒飒。憾斗移星转,雨蚀霜侵,街景已见衰落,如美人迟暮,韶华渐远”。他继续古典文学,熟背《古文观止》名篇,喜读板话笔记章回小说,爱诵汉赋唐诗宋词,数十年磨炼浸淫其中。

征辉的散文美在情真。若以性情中人写性情中事评介他的散文,窃以为十分贴切。他叙述自己青春萌动,对少女的心仪暗恋,他抒发他养他的山村城镇风貌变迁的愁绪离怀,他吟咏秀丽山水的眷念流连,他倾述对环境破坏的焦虑不安,他坦陈对铜臭权欲的鄙薄厌恶,他疾呼对官场腐败憎恨惩戒……

读征辉的散文,字里行间你可以触摸他的心跳,听见他沸热的情感汨汨流淌。这就是他的散文被认可,被喜欢,他的散文魅力之所在的原因吧。更为难得的是,他毫不掩饰自己亦凡夫俗子,敞开胸襟,自我嘲讽批判,勇气令人钦佩。他不是圣人,他也“世俗”。都食人间烟火,谁人无世俗?他“世俗”但不庸俗。他的“世俗”是烟火气,人情味,悲悯心。故而他有最善的人缘,最广的友情,因而他的散文是那么贴近生活,一颦一笑,举手投足,皆为市井气乡情味,读他的散文能读出人间喜乐哀伤。只是可惜征辉的烟雨人生终结于2024年2月14日,驾鹤往生。

他人已逝,书吐香。读书如读人,他的灵与魂长在!



扫码可看  
更多文章